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作品名稱	花園裡的菸味

從學校走到停放機車的空地，途中必經的人行道總是瀰漫著菸味，約莫一百公尺長的透水鋪面成了競走的賽道，我總使喚腿部肌群消耗更多能量以快速通過這條烏煙瘴氣的路。棲坐於椅子上的吸菸者是一座座自動噴煙器，瞄準一個個健康的肺，自以為噴水裝置滋潤行道樹般，缺乏同理心地贈與行人二手的廢棄和間接的吻。當然，我對於人行道上癮君子的厭惡不僅因此，更因為這些出自異口卻相似的菸味，以一種刺鼻卻又令人熟悉的方式竄入我的鼻中，使我想起一位抽菸的人。

氣味是回憶的引信，當人們聞見特定的味道，回憶與舊思便於腦中似煙火絢爛迸發供人緬懷，又或者似炸藥，再次慘烈轟炸剛修補好的心靈。很多時候不只是回憶，一顆顆細小的氣味分子於體內交疊、堆積，構築成人的模樣，往往是對我們具有特別意義的人——兒時玩伴、初戀情人、至親家屬；那些分子同時包裹著各種情緒，是幸福，是悲痛，是喜悅，是憤怒。我們觸碰，於是沉入回憶與情感之中。

每當抑鬱灰暗的菸味竄入我的鼻腔，我便會想起那位抽菸的人。這世上到處都是抽菸的人，但只有一位抽菸的人，能將刺鼻的煙味刻畫成再熟悉不過的日常，能將這股菸味輕巧地繡紋於我心頭，久而久之，這幅刺繡成了一段尚未完結的故事，之中充滿歡笑與淚水。在這個擁有客觀評判體制的世界上，香菸也許是罪惡的源頭、僅供商人營利的禍害，但在我的生活中，它卻是不可或缺的一份記憶，更是我生命中無法捨棄的陪伴。

在我順利考上牙醫系之後，父親似乎變得更愛抽菸了。由於剛上大學，尚未學會騎機車，偶爾不想搭公車時，便需要請父親載我上學。父親早餐通常只喝一包營養包就準備走出騎樓，我總認為他是迫不及待享受早晨的陽光與清風。但當我吃完早餐準備出門時，一推開門便有一股燒焦的刺鼻味——是父親在主屋旁的小花園抽著菸。霎時，我感受到那根白色柱體末端微微閃爍的火光似乎連結至我內心的草原，火星掉落，點燃了我的憤怒，這片草原即將成為烈焰的溫床。然而我還是保有理性的，畢竟這已非初犯，曾經我便跟他提過，若是在他抽完菸要載我上學的途中提起，他總是欣然接受，但若是傍晚用餐時提起，不免會發生爭執，之前我便提過幾次，在歷經幾次雙方情緒的翻湧與奔騰之後，我便決定少講這些事。

那次之後，他更過分了，我已觀察數日，他每日早晨便是將菸當成營養物質，像花園裡的植物吸收著日光一樣，他仰頭吸著那枝香菸，慢慢將白霧送入氣管，深入，再深入，沿著支氣管瀰漫至肺泡，有毒物質便入住這棟免費且乾淨的豪華單人套房。他那副吞雲吐霧的神情使我無法再忍受，一路上我於車內不停嘮叨，卻毫無意識到從我口中吐出的字句猶如一顆顆細小卻強而有力的打火石，點燃了他的怒火。「你說夠了沒！我就說已經知道了！」父親的吼聲巨響，使我嚇到瞬間安靜。下一秒，我卻更加憤怒且聲音也放大了許多倍。「你知道？你根本沒想改啊！」我回嘴。接著是一陣沉默，直到我下車前我們都沒碩任何一句話。「爸，謝謝你，我剛剛講話比較激動，我會改進。」將車門闔上之後我便頭也不回地走向斑馬線。

放學後我習慣搭公車，回到家一切看起來正常，我在一樓遇見父親，我們的互動像沒有吵過架一樣，又恢復書中父慈子孝的模樣。然而好景不常，晚餐吃飯時我和母親開玩笑，說我在學校都只吃七十元的飯捲，而一包菸卻要一百多而且對身體也不好，母親也知道我在開玩笑，便稍微揶揄父親，沒想到父親勃然大怒地說：「捨不得吃就不要吃啊！真的是可憐。」我的心中頓時充斥驚訝與憤怒，當時我很想理直氣壯地與他理論，但身為他的兒子，我仍然無法嚴厲地指責他的過錯，因此晚餐的爭執由母親與父親成了主角。「你講那什麼話？他也是體諒這個家，你以為他會這樣是為什麼？還不是因為我們賺的錢不夠

多！」母親的眼眶紅了。「對啦！我很沒出息，我賺不了什麼錢，你們跟著我很悲哀！」聽完父親這番話我欲言又止，我仍然沒有勇氣跟他說我的心裡話。

其實我根本不在意父親的收入多寡，他與母親從小為我堆積的關愛與呵護早已遠高於臺北101，我很感謝我擁有的一切，並以此知足。我希望的，僅是平凡家庭中最渴望的一種平靜安穩的美好——我希望家人可以身體安康。因此我總是無法理解父親為何如此喜愛抽菸，抽菸既傷身又費錢，完全是一門毫無益處的惡趣味。

曾經他說過要戒菸，卻只持續一個禮拜，當時我將所有的信任寄託在他身上，那一週他咳嗽咳得淒慘無比，我與母親於心不忍，因此改過自新的機會就此告終。事後我反思，我是否將信任寄託於虛無之中？父親是否根本未曾下定決心？但我未曾詢問當時父親的心態，因為這個問題就像是一個沒有鑰匙的木匣，無法探究內部的真理。

坦白說，我之所以不喜父親抽菸，主因是希望父親減少染病的風險，另一方面便覺得吸菸是將金塊投入深海，毫無意義，尤其我們家的情況相對特別，經濟情況幾乎入不敷出，上大學後我奔波臺中各地，以家教賺取薪資，回到家卻眼睜睜看著父親一口接著一口將有害物質吸入，百元鈔票化成白色雲煙被他吐逝，我便不禁想起母親訴說的故事：如今的生活是父親之前的債務所造成的，母親拿自己的積蓄償還債務，甚至向銀行借貸財務，以她微薄的五萬多薪水，支付房貸後便所剩無幾，於是母親找尋各種方法籌錢，這幾十年她便這樣堅韌的生存著。

父親沒有穩定收入，卻仍然喜愛抽菸，我總是說服自己不去回憶這些故事，否則我會認為他是一位不負責任且毫無生產力的拖油瓶。更何況，父親時常對母親態度不佳，當此種情況發生，我內心的怒火更盛，「依賴者」這個角色應該有的態度他絲毫沒有，一切似乎如此理所當然，母親的辛勞與兒子的體諒是應該的。

然而，他並非一無是處，我知道父親很愛這個家，他常常幫忙母親分擔家務，這便是他對家庭愛的證據，他無微不至地照顧我，使我不用分擔家務，只需專心讀書，這些奉獻點滴我都深藏於心底，我看得見他的辛勞，也看見他深藏於心的愧疚。

經過那些家庭中或小或大的革命之後，父親依舊保有抽菸的習慣，而我與母親不再介意，也不願提起，抽菸成了我們生活中容許的一件事，我們看開了，短暫如朝露的人生不該一直被施加壓力，很多時候順其心意便是健康，而我對父親抽菸這件事，也有了自己的解釋。以前的我認為抽煙百害而無一利，是剝削身體健康的惡魔，但我忽略了透過抽菸能得到的心理解脫，也許我只是表面上說理解父親的辛勞，知道他內心的愧疚和煎熬，但我未曾真正理解他與菸的關係，表面上看起來吸入與呼出的灰白煙霧，實際上是她內心的寫照。

科學知識教會我，香菸之所以使人愉悅是因其含有尼古丁，可以增加幸福感與放鬆感，但我更願意相信父親將現實寄託在那支香菸上。我曾仔細觀察一支香菸的一生，從尚未點燃到火星開始於末端匍匐緩行，火光短暫明亮之後，它先前走過的焦黑蹤跡已化為煙霧，無形消散於空氣之中，照理來說整支菸可以全部燃燒殆盡，但多數抽菸的人總會留下一小段菸蒂，而不讓整支香菸消失。

香菸對於父親，是一種對現實壓力的解脫。菸是一種清醒的夢境，是現實與幻想之間連結的橋樑，在他心情不好或是對自己的現況失望時，在花園抽一根菸，淺白的煙霧繚繞四周，便也不那麼像現實了。而香菸本身則代表現實，火星燃燒菸身，將現實燃燒得不留痕跡，那些使人不悅且失望的現實消逝，內心多少暢快些，但當菸身即將燃燒殆盡，父親又會將火壓熄，留了一截短小的菸蒂，我相信，父親其實還未放棄現實，他留了那截菸蒂，提醒自己不能放蕩於虛幻的夢境，現實並非只留了悲傷與不甘給他，親情關懷便是他守住的最後一截香菸，也因此他抽完菸，使令人鄙棄的部分散失於雲煙之後，便重新振作。

我從未想過香菸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但至今我已清楚，父親之所以對香菸有著莫名的

執著，是因為香菸成了他唯一得以抒發失意與壓力的夥伴，他未曾愁眉苦臉地向我們傾訴他的無能與懊惱，但我了解他內心的愧疚如堆積在沼澤之下的巨石，他的沉默是漂浮於沼澤之上的雜苔泥塊，蓋住了愧疚。有時他開車載我去家教時，會對我說「辛苦了」此類的感謝之言，沒有任何包裝的言語流露著最真誠的感謝，我聽得出父親內心的溫暖與安心，與之前任何爭執的聲響不同，此時他的聲音充盈著平靜與沉穩，是我喜歡的聲音，縱使他身上依然帶有些微刺鼻的煙味。

老實說，我也曾有許多嘆息與不甘，一年級下學期時，我同時身兼八位家教，經常趕公車或是在捷運站衝刺，只為準時前往家教地點。夜晚非尖峰時段的公車內人數稀少，因此十分安靜，適合胡思亂想，我常獨自一人坐在靠窗的單人座，戴上耳機望向窗外，夜晚的文心路旁矗立著不少富麗堂皇的大樓，每經過一次，我便督促自己努力將時間兌換成金錢以貼補家用，幻想著總有一天偕家人入住那些奢華的城堡。多數家教的薪水，都拿去繳納借貸債務，幾乎無法存入帳戶，因此難免會有無力感。這時我便好奇，假設父親每月有固定的收入，那麼我便不用硬是在一個晚上安排兩堂家教，上完前一堂便急速衝刺，深怕多等一班捷運，家教所得也不會因借貸的利息而付之一炬，無法犒賞自己的辛勞。偶爾我會幻想自己不用家教也能擁有固定的生活費，那該是多麼輕鬆、是許多大學生以為理所當然的生活，可即便如此，我仍敬愛我的父親。

多年來，我深感親情的可貴，親情無法與再多的金錢等重，我真正了解到什麼是甜蜜的負荷，畢竟糖漿需要經過高溫熬煮，才能捏造成甜美的形狀，現在一切的艱辛是為了原生家庭的甜蜜，便也值得了。也許這世界就是矛盾的集合體，父親喜愛在花園裡抽菸，以前的我不以為然，認為不該讓鮮豔翠綠的花草沾染菸塵，久了我逐漸看見另一副相同的場景，我的家庭不正是如此？甜美的親情中黏附黯淡的菸粒，世界上許多事也是如此，美好的事物中附著了微小的瑕疵——和樂的家庭有著財務的擔憂、我所珍愛重視的人身上飄著刺鼻的煙味。

時至今日，父親依然沒有戒菸，每天早晨花園裡依舊會傳來一股刺鼻的煙味，但我反而因此安心，因為那菸味代表著我的父親，他依舊安好地陪伴著我，這便足夠了。